

也谈“学术”与“平庸”

——与《三论》作者商榷

○ 庞晓光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学术界》2012 年第 1 期“学术批评”栏目刊登了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的文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三论——问学于李醒民教授》。虽然文中诸多钩章棘句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但是耐下心来阅读几遍之后还是能够领会作者要传达的主旨。作者提出与李醒民教授截然相反的命题“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我以为,作者并没有理解李醒民教授倡言的“学术断然拒绝平庸”、“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的深意。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本文拟就这两个话题以及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期望澄清思想,正本清源,与两位作者以及广大读者在思想的砥砺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学术;平庸;学术评价;学术规范

一、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吗?

我们知道,任何学术研究或讨论的必要前提是澄清概念,否则各说各话,不仅讨论无果而终,也会给读者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李涛、邬志辉博士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三论——问学于李醒民教授》(本文简称《三论》)^{〔1〕}一文中提出“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驳学术断然拒绝平庸论”,读罢后不禁哑然。这里谈及的“平庸”与李醒民教授所指的“平庸”,可谓“君处北海,

作者简介:庞晓光,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

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又何来“驳斥”一说呢?

什么是平庸?《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寻常而不突出;平庸而不高明。”例如清·周亮工所言“平庸之子,无英华可以自见”。将这一词意移用到学术活动中,便指那些寻常而不突出的、没有见地的或者没有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李醒民教授多次明确指出,“学术只承认独创,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判断一个学术论著或学术成果的唯一、终极的标准。在学术上,不管提出新问题、发掘新材料、形成新见解、产生新思想,还是发明新方法、构造新范式,都属于独创性之列,尽管它们各自对学术宝库贡献的大小和重要性有所不同。”⁽²⁾“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宣传和教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创造新知。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标新立异、卓尔不群,最好能别具慧眼、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发掘点新材料,提出点新观点,否则就不能算是学术研究成果,所发表的文章在学术上也一文不值。”⁽³⁾放眼学术界,从职称论文到课题结项,从研究生的学期论文到答辩论文,独具只眼、独辟蹊径、独出心裁、有自己独得之见的思想少之又少,处处充斥着这样毫无新内容、毫无新思想的连作者本人都懒得多看一眼的平庸之作,“这些连篇累牍、积案盈箱的平庸论著,不仅毫无学术意义,而且败坏学术空气,阻遏学术进步,腐蚀学人灵魂,浪费社会资源,可谓恶稔贯盈。当下,学术平庸的顽症和痼疾可以说病入膏肓,亟待根治和铲除。”⁽⁴⁾可以看出,李醒民教授针砭时弊,从捍卫学术自由和尊严的角度声言“学术断然拒绝平庸”可谓掷地有声。在学术研究中,是否具有独创性,具体而言,是否“提出新问题、新材料、新见解,构造新范式,发明新方法”是在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判断学术平庸与否的客观标准、“绝对命令”。在这里,平庸是一个客观的绝对的概念,具有普遍性。

那么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谈及的平庸所指何意呢?在第111页作者谈到,平庸是指被“形式合法性的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所判定的、然而实际上却是“体制内或体制外的青年学者们所原创的与固有学科范式与命题场域无任何交集或与学院正统评价体例逻辑不一的新学术(或无学科、交叉学科问题、或哲学社会科学全新的命题空间与范式革命、或以“否思”为本的动摇既有学术权威的激进批判学术)”⁽⁵⁾。我们把这个长句子概括一下可以理解为,新学术、新创造,由于超越了旧有的(正统的)“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而被判定为平庸。两位作者谈道“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殿堂中,一个具有底线学术责任和学术追求的学者,即使他做出来的学术被所谓的正统评价体系公认为平庸,但在他眼中,也不是平庸的。”这里存在两个问题:1. 从评价主体看,平庸标准的认定完全由当前的评价体系做出;2. 从评价内容看,研究成果是否真的超越旧有学科范式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固定的标准,更多时候体现为创造者本人的一种内心信念。由此可见,这里言说的平庸(或不平庸)是一个失去了客观尺度的、主观的相对的概念,用黑格尔的话说,是“从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规定”。把一个没有客观标准的概念应用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中,这就好比先自行定义“小偷”——迫不得已拿别人东西的人——的概念,然后得出“惩罚小偷是错误”的一样,不过

是一种语言游戏罢了,对命题本身的讨论有多大作用呢?

我以为,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文章一味强调平庸的相对性忽略了平庸的客观存在性。平庸是不随时代变迁、范示革命、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它自身开显出它的特征,表现出自在自为的性质。斯宾诺莎有言“真理是它自身的标准,又是辨别错误的标准”。这句话套用到这里,也可以说“平庸是它自身的标准,又是辨别卓越的标准。”如果当真出现如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文中描述的“全新命题空间与范示革命”、“敢于直面问题本身且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学术成果,那么它们自然不在平庸思想之列,当然也不属于被“断然拒绝”的对象范畴。可以看出,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提出“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论说的用意在于,学术界要谨慎对待存在潜在创造力的或是有争议的成果。但是,假使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漠视或者没有能力识别真正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就像戏剧《上帝的宠儿》中“三十年来偶遇人们没有鉴别能力而使我成了著名的音乐家”,那也完全属于如何完善评价体系的问题(比如尽量让多位公正和高水平的学术专家来评审,并设计如何防止学术偏见的机制,对持有异议的评审结果通过更为详尽的分析报告或者当面答辩质疑予以评定,等等),而与平庸的概念无关,更不会影响“学术断然拒绝平庸”这一命题的真实性。至于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则是另一回事。

谈到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我觉得两位作者对现有的学术研究规范的理解有些偏颇,或存在一些误区。

1. 对学问积累的理解。作者谈道“这是一群高度重视知识传承与学问顺接的学问家,其‘训诂’与‘注释’的为学特点与原初阶段的局部解释学有所类似,在主观预设绝对忠实于原教旨的基础上才客观注定要以‘借贤招魂’的方式实现自我并不刻意期望的意义改写,而这种传统直接作为一种深伏的民族文化基因投射到当代学人中的为学品格表征,则是格外强调学问的积累度……”这句话读起来总像隔着一层迷雾,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作者似乎对“高度重视知识传承与学问顺接”、“格外强调学问的积累度”持有异议。然而,学术研究之所以为研究,就注定与政治宣讲、大众传媒等活动不同。《广雅释诂》中提到“学,效也。”“效”即是仿效,即是传承。首先,挖掘具有学术意义的真问题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累积基础上的。只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多年对材料的沉潜琢磨,才会有纵观全局的眼光,才能掂量出每个问题的份量,才能发现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否则不仅对知识的增长徒劳无益,也是浪费学者的生命。其次,知识的积累是理论创新的必要基础和前提。马克思用40年时间写成《资本论》,其中大量时间都在收集、研究和考证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放眼科学史,哪一个震撼人心的发现没有扎实的研究资料和前人的思想宝库作为支撑?被爱因斯坦赞许为“决定着西方思想、研究和实践方向”的伟大科学家牛顿,正是基于开普勒、伽利略的工作才提出或创立了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并进而建构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他的那句至理名言人们耳熟能详“我之所以比别人望得

更远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三,对前人思想的顺接和传承是评价学术成果创新程度的依据。通过研究资料的引用和延展情况,能够很好地呈现该项研究成果处于知识谱系中的位置。一般来说,从一项研究的引文和参考文献即可大致推断出此项研究的高度和价值。可见,传统的积淀和精神的传承对学术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费耶阿本德坦言“我们必须要做的是,通过对科学史中的一手资料的详细研究,来取代那些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资料,这就是产生哲学问题的资料。”⁽⁶⁾当然,对于不同的学科和研究类型,对资料的使用程度和方法有不同的要求,关键还要看是否有作者的独创。如果通篇由复制加粘贴的方法简单拼凑而成,或者对资料亦步亦趋,没有作者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独特见解,这样的成果理所当然地会被视为平庸之作。

2. 引经据典的研究方式。作者在文中谈及,这些“引经据典的他者言说方式体现出对某一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貌似渊博的深度解答,”或许“并不如一个敢于直面问题本身且具有敏锐洞察力而并不刻意引经据典且采用主体言说方式而诠释问题的青年学者说的深刻”。我觉得,不管是他者言说方式还是主体言说方式,关键还是要搞清论文中的“经”和“典”的地位和作用。用他者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无什么不好,没有根据的主体自说自话也难免陷入荒谬。我们知道,学术研究中的引经典据典并不是为了引用而引用,而是为了证明作者的主要观点,为作者的主旨思想服务的。有时作者提供的材料新意迭出谈言微中,有可能被大段引用,即使这样,引用的材料仍居于客体和配角的地位。我认为,合理的引用让文中的每一个观点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是学风严谨扎实的体现。这样的引经据典无论如何也不会沦为作者所说的“意义的赝品”和“文本意义的主观模糊化与客观彩绘化”。相反,单凭作者主观想象或一时心血来潮或智力机巧构筑的所谓新命题、新范式,只能使学术研究处于无根的状态中,从而丧失它在知识语境中的真实性。有学者说得好:“学术原创总是要求突破已有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撇开已有资料,正如不能无视和抛弃已有的学术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质料层的所谓学术“原创”其实是空疏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因为它本身就缺乏历史的维度。”⁽⁷⁾

3. 对“否思”型和“重建”型命题的认识。作者写道“由学界既得利益者所共同确认的这些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越来越窒息以“否思”为根本的激进批判学术的生存。”作者言下之意似乎是现有的评价体系把“否思”问题当成平庸,认识不到“否思”的价值。与前面两个问题一样,“否思”没有问题,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否思?或者说,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否思”?拥有理论依据的“否思”、“重建”就是我们常常呼唤的创新。即使现有的评价体系“不识庐山真面目”,真正具有创新的论著,其意义与价值也终究会被历史和时间所证明。怕就怕与现有的知识体系无任何逻辑联系的闭门造车、无中生有的否思,个人狂想式的主观臆造的否思,“恨无知音赏”的怀疑一切的激进主义的否思,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没有逻辑论据的虚无主义的否思。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

坦率地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把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一般性突破视为学术原创,至于诸多通过闭门造车弄出来的令人匪夷所思、且又自以为是的所谓‘原创性成果’,事实上正在败坏‘原创’的名声。在这个意义上,笔者甚至建议学界慎言原创。”⁽⁸⁾此话讲得可谓深中肯綮。我十分赞成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的学术批判意识,批判是学术的生命,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然而,当我们大刀阔斧地高举怀疑批判的大旗革故鼎新时,切莫忽视怀疑批判的“有条理性”或有“有组织性”,比如默顿所谓的 organized scepticism(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文中认为“接着说”是“小女人走路,步子难迈大”而“改着说、变着说、换着说、重新说和不再说而换另一范示问题重头开始说才是更大的学术精彩”。且不谈“改着说、换着说”里面有多少创新的因子,也不谈人文社会科学原创的艰巨性,这里的每种言说最后都要面临理性以及实证法庭的审判。就连告诉我们把批判的否定放到第一位的波普尔,在大胆猜想之后,理论也要经过经验事实的裁决才能进入理性的轨道,正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也。而且,“重新说”的“否思”型命题也不能因为“否”的革命性而割断与传统学术的关联。薛定谔说得好:“一个比前人更接近真理并清楚地认识到其智力建构的局限性的人所具有的怀疑主义,才是重要而富有成果的。这种怀疑主义只是成倍增加某种发现的价值,而不会降低它的价值。”⁽⁹⁾我想,言之凿凿、据理力争、有所创造的怀疑和批判是绝不会被当成平庸而受到“封杀”和“阉割”的,与那些缺乏逻辑论据和事实检验的假思维、假创造、自作聪明的怀疑主义相比,这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精彩”。

二、学界不应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吗?

同上一个问题一样,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以“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质疑“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这同样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所谈的是“学界做学术究竟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与导向”,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个学术方法论”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并不是《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一文⁽¹¹⁾讨论的议题。李醒民教授在文中是从整饬学术大环境出发,面对当今被权力、利益的异化力量所主宰的学术界,呼吁学术本身的权力——学术权威回归学术界。这是一个现实批判性很强的问题。两篇文章的立论不同、论述角度不同、所指的对象不同,就像平面几何中的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相交的可能。但是由于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提出的反向命题赫然在目,为了避免读者误解,也出于加深认识的需要,愿同两位作者就这一问题切磋琢磨。

李醒民教授在《学术要断然拒绝平庸》和《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中分别谈到“大凡在学术界待过的人都知道,现今的学界再也不是静坐默思的‘世俗修道院’和田园诗般的桃花源了,而沦为争权夺利的角斗台,沽名钓誉的

修罗场。”“应该说，蓝皮书列举的学术乱象都是事实，开列的治标药方也没有差错。实际上，学术界目前的失范、混乱、腐败、龌龊，远比蓝皮书罗列的要严重得多。学术圈内的权力和圈外的权力相互纠合、狼狈为奸，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和绵长的利害链条，扰得学人心神不宁，搅得学界不得安生。其结果，国家投入的、出自纳税人腰包的大把钱财，只是打了个水漂，鲜见有真正创新的学术成果面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不一而足，但是最根本的根源在于，学界不是以学术为中心和主导，而是以权力为中心和主导。根治的办法倒也十分简单：以学术权威取代权力权威，建立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的学术体制。”身为学界中人，李醒民教授对当今学界乱象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曾几何时，不受关注、甚至倍受冷落的学术界“火”了起来，学界就像一座新的金矿吸引各色人等蜂拥而入。于是一向清静的象牙塔变得如螭如塘，如沸如羹。传统清贫自守、终生弘道的学者变成了东食西宿、脚踩几只船的多栖明星。他们绸缪于虚名，纷纶于实利，用市场化的规则来“经营”学术，以商人般精明的头脑盘算着该研究什么问题、怎么研究更实惠。对一些学人来说，学术成了梯荣致显的工具。君不见，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现象屡见不鲜，聪明的学界中人把马太效应的正效果发挥到了极致。在利益和权力指挥棒的指引下，学人们如蚁附膻，闻风并至，还有多少人肯飘然远翥，遨游在思想的王国中呢？长此以往，圣洁的学术注定学将不学、术将不术。正是针对这些在学术界里发生的、却有悖学术发展规律的怪现象，李醒民教授呼吁学术的回归“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同时围绕影响学术良性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开出八剂良方。窃以为，果真能够照此行事，学术界定能够“驱散妖雾乾坤净，换来晴空月儿明”。

既然如此，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何故要质疑“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的论断呢？两位作者的观点是，抽象地谈论一种学术本体毫无意义，因为这个论断是一个典型的循环论证，“一方面，以学术本位制造了学界概念和区隔了学界身份；另一方面，又以学界概念与学界身份反过来论证其应该学术中心，这明显毫无意义，是一个被虚拟建构的伪命题。”而且，“学界的学人是流动的，当学人一旦脱离学术本身而选择进入政治、社会等其他任何权力领域，我们自然不能苛刻其仍旧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而李醒民教授所批判的恰恰是这批已经脱离了学界而依然身披学人外衣的‘伪学界’，并希望这个‘伪学界’能够以学术为中心与导向，这自然是荒谬的。”从以上论述中，明眼的读者不难看出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与李醒民教授在立论着眼点等方面的差别。

从立论的角度看，李醒民教授从社会层面出发，着眼于具体的社会问题，用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在文中的观点就是“敢于直面问题本身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然而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的分析恰恰是抛开具体问题，从纯粹的逻辑推理的角度得出结论，这使两文的讨论不在一个层面上。

从批判的对象看，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似乎对李醒民教授一文的理解有些偏差。两位作者认为李醒民教授批判的对象是那些脱离学术本身而进入其他领

域的人,如此一来,这种批判就有了一点无的放矢的味道。我认为,如果这些人真的脱离学术本身而进入其他领域,那么自然应该用其他领域的规范而不再是学术规范来要求。然而恰恰与此相反,当前的大多数学人仍然活跃在学术领域,仍旧以学术界为主要阵地,只是本该是终极目的与核心的思想、学术,现今却成了“加官晋爵的敲门砖、梯荣致显的垫脚石、捞取外快的摇钱树”。学界的中心和导向向权力和利益转移:学术沦为(也许甘愿成为)权力的附庸,学术遭到(也许主动申请)利益的绑架,这个被严重异化了的学术界,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学人才是李醒民教授所批判的对象,因此“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这是一个极有针对性的、现实性很强的真命题,言其荒谬者则何其谬哉!

“学界以学术为中心”这个命题内涵极为丰富。它意味着学术自治,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很难想象,一个被外部势力统治的共同体还会生发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而这两者恰恰是学术的精魂。哲学家贺麟断言“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¹²⁾ 学界以学术为中心,从外在层面来看,可以避免各种权力力量对学界的干预,各种权力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当异化的权力力量从学术中隐退,一些不合理的学术规章制度自然也就派不上用场。学界以学术为中心,让学术权威回归真正的学术,按照学术的内在逻辑而不是什么外在的力量发展学术,学术拥有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才有利于产生创造性的学术成果。从内在层面来看,有利于培养学人以学术作为自己的志业和终生追求的目标,真正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现在,混迹在学术界的很多学人并不是出自真心热爱而从事学术,或出于无可奈何,或是附庸风雅,或是沽名钓誉,或是为了捞取各种利益或实惠。于是一旦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只有在那些以学术为生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枢”(爱因斯坦语)的人那里,才能出真思想、大智慧。

学术权威回归学术后,就具体的学术研究而言,我完全同意两位作者提出的“学界要无中心、祛导向”。学人研究的问题不再受到任何来自官方或其他方面框框的限制,完全听从“自己的思维逻辑和突发灵感”⁽¹³⁾。然而,如果是在祛除学术规范和学术权威的意义上谈论“学界要无中心、祛导向”,并且认为学术权威、学术规范“是对学术自然生长的窒息与扼杀”,这种论断未免太过偏激。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拟展开论述,只是借此谈谈我的看法:一、学界学术中心论并不会扼杀“学术新的生命增长点 and 创造力”。作者在多处表示,“所谓中心或导向的硬制度或软规则”会将学术刻板化、格式化,从而扼杀问题式学人的成长。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学界以学术为中心”是针对其反命题“学术以权力为中心”提出的,学术在这里是个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的“硬制度”或“软规则”。学界学术中心论的目的在于呼唤学术回归学界。其次,就具体规范而言,任何规范

和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学术规范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某些具体规范的不合理就武断地排斥学术力量回归学术,否定一切学术规范存在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了基本的学术规范也就等于消解了学术。二、学界的规范与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并不矛盾。我们要防止学术过度规范化,但是基本的学术规范(如禁止抄袭剽窃、对引文的规定等)就像是学术自由王国外的坚固屏障,对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起到了保护作用。第三,“学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与学术权威并行不悖。在某种程度上,学术权威包含着真理的力量,但是学术权威并不意味着独裁专断、独行其是、拒谏饰非、一意孤行。让学术权威取代权力权威,是在用学术本身的力量评价学术的一种方式。认为学术权威是“对自我的原创精神与个性思维作规定性的阉割”,学术权威“注定将学术切割为老人话语”,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为权威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学术进步中自然形成的;权威不是某个人(学霸),权威也不是老人的代名词,权威更不意味着官僚式的作风。至于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反对权威的做法,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早有详尽而有力的批驳,在此无须赘述。

最后,我想就作者的“学术生产格式”再啰嗦几句。作者在文中对“学术的生产格式被定义为绝对的论文格式并加上绝对的引注而不再是随笔、杂文、评论、诗歌、片断或者对话等其他多元化的思想流体”颇有微词,而且作者本身的行文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和了作者的这种论调。我认为,对于学术论文,我们自然不能要求其千人一面,定于一尊。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展现方式,学术论文毕竟是缜密的理性思维的再现形式。诗歌可以意会,片断可以是无逻辑的呓语,然而学术论文一定要严谨求实,观点清晰明确,最起码也要让人们读懂。窃以为,如果生造词汇比比皆是,艰涩长句接连不断,搞得简单问题复杂化,明白问题糊涂化,浅显问题深奥化,故作高深状,让人三复其言,仍然如坠五里雾中,这种随意而行的主体言说方式,会产生“学术新的生命增长点和创造力”吗?

注释:

- (1) 见《学术界》2012年第1期。
- (2) [4] 李醒民:《学术要断然拒绝平庸》,《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32卷第4期,第105-106页。
- (3) 李醒民:《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日第5版。
- (5) 李涛、邬志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三论》,《学术界》2012年第1期,第109-117页。
- (6)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34页。
- (7) [8] 邹诗鹏《学术原创的三个层面》,《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日第5版。
- (9) 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颜峰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3页。
- (10) 李醒民:《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1日第5版。
- (11)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247页。
- (12) 李醒民:《科学的精神与价值》,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扉页。

(责任编辑:钟 和)

- (4)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5. 64, translated by C. K. Ogden, Routledge&Kegan Paul Ltd, 1955.
- (5) *Ibid*, 1, 1. 11, 1. 13.
- (6) See footnote of *Tratatus*,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translated by C. K. Ogden, Routledge&Kegan Paul Ltd, 1955, first page.
- (7) P. M. S Hacker: *Insight and Illusion: Themes in 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5, Revised Edition, p. 90.
- (8) Ludwig Wittgenstein, *Note Books 1914 – 1916*, edited by C. H. von Wright and G. E. M Anscombe,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 E. M. Anscombe, Basil Blackwell, Oxford, First edition 1961, p. 49e.
- (9)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5. 621, 5. 63, translated by C. K. Ogden, Routledge&Kegan Paul Ltd, 1955.
- (10)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5. 61, translated by C. K. Ogden, Routledge&Kegan Paul Ltd, 1955.
- (11) Ludwig Wittgenstein, *Note Books 1914 – 1916*, edited by C. H. von Wright and G. E. M Anscombe,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 E. M. Anscombe, Basil Blackwell, Oxford, First edition 1961, 12e.
- (12)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3. 332, translated by C. K. Ogden, Routledge&Kegan Paul Ltd, 1955.

School of Philosophy, Hubei University

Pang Xiaoguang

Also On the “Academy” and “Mediocrity” Further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 of “Three Arguments”

Dr. Li Tao, Prof Wu Zhihui’s article, *Three Arguments on Academic Atmosphere for Chinese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 Debating with Professor Li Xingmin*, published in the part of “Academic Criticism” of “*Academics*” No. 1 Jan. 2012. Two authors put forward completely opposite proposition to Professor Li Xingmin: academy can not categorically reject mediocrity, and the circle of academy must “have no center” and “remove guidance”. In my opinion, two authors don’t comprehend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academy should categorically reject mediocrity”, and academy should be the center and guidance of the circle of academy. In order not to cause unnecessary confus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mak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two topics and related issues, hoping to clarify thinking, tackle a problem at its root,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with two authors and readers in the encouragement of thought.

I. Academy can’t reject mediocrity categorically?

What is mediocrity? The interpretation in the “Chinese Dictionary” is “usualness but not prominence; commonplace but not brilliance.” This meaning in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refers to those research results that have no view and quality. In academic research, what is of originality, in particular, what proposes new problem, new materials, new ideas and what constructs

new paradigm, invents new method is an objective standard and “absolute command” of judging mediocrity, which has been reached consensus among subject. The mediocrity here is an objective and absolute concept that is of universality.

Mediocrity spoken of by Dr. Li Tao, Prof Wu Zhihui refers to the mediocrity being determined due to beyond original appraisal standard. There exist two problems: 1. For appraisal subject, the standard of Mediocrity is completely decided by present appraisal system. 2. For appraisal content, if researching result is really beyond original special paradigm it isn't an authorial fixed standard,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reflects an inner conviction of the creator. Thus, the mediocrity spoken of here is a subjective relative concept that lost objective measures, in Hegel's words, is “the provisions from the self – consciousness”.

In my view, Dr. Li Tao, Prof Wu Zhihu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relativity of mediocrity alone but ignores its objective existence. Mediocrity is a objective existence that is independent of changes of the times, revolutions of paradigm, subjective will of anyone. It shows its characteristics itself, and manifests the nature of itself.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academy can not categorically reject mediocrity” to Dr. Li Tao, Prof Wu Zhihui is to signify those latent creative or controversial academic results should be treated cautiously. However, if the present appraisal system is ignored or is not capable of identifying the creative academic ideas, that should belong to the problem of how to improve the appraisal system, an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ncept of mediocrity, not to men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roposition of “academy should categorically reject mediocrity”. As regar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evaluation system, it is utterly another matter.

Speaking of the current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I think that the two authors have a bias against the current academic specification.

1.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The two authors seem to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knowledge's succession, and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However, the reason why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be, just lies in its difference from political preach, mass media. First, tapping the real problem of academic meaning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accumulated. Second,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s the necessary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ird, what transmits and succeeds the previous ideas or not is the ground of evaluating the degree of innov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2. The studying style of making copious references. Two authors believed the speaking style that does not deliberately make copious reference and make use of the words spoken by subject can be more profound than the speaking style that makes copious reference and makes use of the words spoken by others. I think, regardless of others' words or the words of oneself, the key

problem is still finding out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classic” and “quotation”.

3. The recognition of proposition of “doubting thinking”. Two authors signified that the current appraisal system took the problems of doubting thinking as mediocrity, and could not recognize the value of doubting thinking. Like the previous two problems, there is no mistake with “doubting thinking”, the key question is what kind of “doubting thinking? Or, in whatever form of doubting thinking”? I think, doubting thinking that says with certainty, argues based on some exact reasons, has creative suspicion and criticism will not be absolutely refused and throttle as mediocre. Compared with those pseudo-idea, pseudo-creation that lacks logical arguments and facts inspection as well as skepticism of fancy oneself smart, academy like this is “the real wonderful academy”.

II. The Circle of academy should not take academy as its center and orientation?

Dr. Li Tao, Professor Wu Zhihui questioned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circle of academy should take academy as its center and orientation by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circle of academy should have no center and orientation, which is also a puzzle. The problem of what should be the center and orientation of the circle of academy is an academic methodology if we say in author's words. However, this problem is not what the article discussed. It was from straightening out academic environment that Professor Li Xingmin proposed the power of academy itself, or academic authority should return to the circle of academy. This problem has strong criticality for reality. The two articles discussed on different views and from different angles, just as the two parallel lines in plane geometry will never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s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rgument, Professor Li Xingmin focused on specific social issues from the social dimensions, but Dr. Li Tao, Professor Wu Zhihui's analysis justly set aside the specific issues and drew the conclusion from perspective of purely logical reasoning, so the discussion in two articles is not in a same plane.

From the object of criticality, what Professor Li Xingmin criticized is no other than the aliened circle of academy, those who work on one job but long for another. The object of criticality is not the object such as mentioned by the two authors, referring to those who have left the circle of academy and entered into other areas. Thus there is no problem of hitting out at random.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circle of academy should take academy as its center and orientation has rich implications. It means academic autonomy,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academic freedom. From the external perspective, this proposition can avoid intervention from all kinds of power, develop academ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l logic of academy rather than external forces. From the intrinsic perspective, this proposition can help train scholars make academy as their volunteer activities and lifelong pursuit.

After academic authority returns to academy, I fully agree with the two authors' view that the circle of academy should have no center and orientation as far as specific academic research. However, the conclusions that academic authority or academic norm is dangerous to the natural growth of academy is perhaps rather extreme, if from the meaning of getting rid of academic standards and academic authority. Firstly, this proposition will not do harm to "the new growth point and creation of academy". Secondly, the norm in the circle of academy is not contrary to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Thirdly, the saying that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truth is not in contravention of academic authority.

In the end, I would like to speak of what the two authors said, "the academic production format". In my opinion, academic dissertation is manifestations of the carefully reasoning thought after all, and i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poems, fragments, etc. . If the coin words are here and there, incomprehensible long sentences are one after another in one dissertation, which make the simple question complicated, clear question confused, and plain questions esoteric, the readers will still get puzzled after reading over and over again. I believe privately that this speaking style will not produce "the new growth point and creation of academ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page)

On Theory and Practize of Judicial Review of U. S. Supreme Court
—— **Comment on *The Most Powerful Court :the Study of U. S. Supreme Court***

Abstract: The Judicial Review is the authority which invests U. S. Supreme court to review the legis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actions coming from federal or state governments and declare the controversial legislations null and void only because they are unconstitutional. The judicial review is the brightest pearl on the crown of the U. S. Supreme Court. On the one hand, along the longitudinal path of the system evolu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review; on the other hand, along the horizontal path to compare the merit and demerit of serval theories of judicial review. *The Most Powerful Court :the Study of U. S. Supreme Court* demonstrates that the judicial review's legitimacy is unbreakable by systematical research.

Key words: U. S. Supreme Court; judicial review; theory and practice

Zhang Qingyi
Nanjing University